第1章　风起

悬案的卷宗在档案馆最底层，牛皮纸封面上的编号已经褪色。管理员说，借这份卷宗的人，三十年里只有两个，都没能把它还回来。

夜里起风，咸菜缸上的青石被吹得挪了半寸。母亲说这不是风，是石头自己想动一动——压了一秋天的东西，也有自己的脾气。

船在雾里走了三天，桅杆上的灯一直是湿的。老周数着水声，把那台收音机抱在膝盖上，像抱着一段不敢惊动的往事。

第2章　云涌

陈师傅修表的时候不说话，镊子起落之间，齿轮的咬合声细得像雨。他说时间这个东西，拆开了看，每一粒零件都是无辜的。

雁群掠过晒谷场的时候，孩子们仰着头数，数到一半就乱了。老周不看雁，他看的是雁阵背后那片高得发蓝的天。

船在雾里走了三天，桅杆上的灯一直是湿的。老周数着水声，把那台收音机抱在膝盖上，像抱着一段不敢惊动的往事。

第3章　夜航

船在雾里走了三天，桅杆上的灯一直是湿的。老周数着水声，把那台收音机抱在膝盖上，像抱着一段不敢惊动的往事。

夜里起风，咸菜缸上的青石被吹得挪了半寸。母亲说这不是风，是石头自己想动一动——压了一秋天的东西，也有自己的脾气。

雁群掠过晒谷场的时候，孩子们仰着头数，数到一半就乱了。老周不看雁，他看的是雁阵背后那片高得发蓝的天。

第4章　灯下黑

陈师傅修表的时候不说话，镊子起落之间，齿轮的咬合声细得像雨。他说时间这个东西，拆开了看，每一粒零件都是无辜的。

雁群掠过晒谷场的时候，孩子们仰着头数，数到一半就乱了。老周不看雁，他看的是雁阵背后那片高得发蓝的天。

夜里起风，咸菜缸上的青石被吹得挪了半寸。母亲说这不是风，是石头自己想动一动——压了一秋天的东西，也有自己的脾气。

第5章　旧频率

陈师傅修表的时候不说话，镊子起落之间，齿轮的咬合声细得像雨。他说时间这个东西，拆开了看，每一粒零件都是无辜的。

城南的旧货市场逢三、逢六开市。摊主们守着自己的货，也守着别人遗落在这堆旧物里的年头。讨价还价的声音里，藏着半座城的历史。

船在雾里走了三天，桅杆上的灯一直是湿的。老周数着水声，把那台收音机抱在膝盖上，像抱着一段不敢惊动的往事。

第6章　青石案

雁群掠过晒谷场的时候，孩子们仰着头数，数到一半就乱了。老周不看雁，他看的是雁阵背后那片高得发蓝的天。

城南的旧货市场逢三、逢六开市。摊主们守着自己的货，也守着别人遗落在这堆旧物里的年头。讨价还价的声音里，藏着半座城的历史。

夜里起风，咸菜缸上的青石被吹得挪了半寸。母亲说这不是风，是石头自己想动一动——压了一秋天的东西，也有自己的脾气。

第7章　钟表铺

雁群掠过晒谷场的时候，孩子们仰着头数，数到一半就乱了。老周不看雁，他看的是雁阵背后那片高得发蓝的天。

船在雾里走了三天，桅杆上的灯一直是湿的。老周数着水声，把那台收音机抱在膝盖上，像抱着一段不敢惊动的往事。

悬案的卷宗在档案馆最底层，牛皮纸封面上的编号已经褪色。管理员说，借这份卷宗的人，三十年里只有两个，都没能把它还回来。

第8章　卷宗

城南的旧货市场逢三、逢六开市。摊主们守着自己的货，也守着别人遗落在这堆旧物里的年头。讨价还价的声音里，藏着半座城的历史。

陈师傅修表的时候不说话，镊子起落之间，齿轮的咬合声细得像雨。他说时间这个东西，拆开了看，每一粒零件都是无辜的。

悬案的卷宗在档案馆最底层，牛皮纸封面上的编号已经褪色。管理员说，借这份卷宗的人，三十年里只有两个，都没能把它还回来。

第9章　南渡

陈师傅修表的时候不说话，镊子起落之间，齿轮的咬合声细得像雨。他说时间这个东西，拆开了看，每一粒零件都是无辜的。

城南的旧货市场逢三、逢六开市。摊主们守着自己的货，也守着别人遗落在这堆旧物里的年头。讨价还价的声音里，藏着半座城的历史。

悬案的卷宗在档案馆最底层，牛皮纸封面上的编号已经褪色。管理员说，借这份卷宗的人，三十年里只有两个，都没能把它还回来。

第10章　雪线

悬案的卷宗在档案馆最底层，牛皮纸封面上的编号已经褪色。管理员说，借这份卷宗的人，三十年里只有两个，都没能把它还回来。

雁群掠过晒谷场的时候，孩子们仰着头数，数到一半就乱了。老周不看雁，他看的是雁阵背后那片高得发蓝的天。

城南的旧货市场逢三、逢六开市。摊主们守着自己的货，也守着别人遗落在这堆旧物里的年头。讨价还价的声音里，藏着半座城的历史。

第11章　回声

雁群掠过晒谷场的时候，孩子们仰着头数，数到一半就乱了。老周不看雁，他看的是雁阵背后那片高得发蓝的天。

船在雾里走了三天，桅杆上的灯一直是湿的。老周数着水声，把那台收音机抱在膝盖上，像抱着一段不敢惊动的往事。

悬案的卷宗在档案馆最底层，牛皮纸封面上的编号已经褪色。管理员说，借这份卷宗的人，三十年里只有两个，都没能把它还回来。

第12章　终章

悬案的卷宗在档案馆最底层，牛皮纸封面上的编号已经褪色。管理员说，借这份卷宗的人，三十年里只有两个，都没能把它还回来。

雁群掠过晒谷场的时候，孩子们仰着头数，数到一半就乱了。老周不看雁，他看的是雁阵背后那片高得发蓝的天。

夜里起风，咸菜缸上的青石被吹得挪了半寸。母亲说这不是风，是石头自己想动一动——压了一秋天的东西，也有自己的脾气。